



他山人文译丛



改变就是进步？

——切斯特顿随笔

[英] G.K.切斯特顿/著 刘志刚/译

东方出版中心

他山人文译丛

改变就是进步？

——切斯特顿随笔

[英] G. K. 切斯特顿/著

刘志刚/译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改变就是进步?: 切斯特顿随笔/(英)切斯特顿
(Chesterton, G, K.) 著; 刘志刚译. —上海: 东方出
版中心, 2010. 7

(他山人文译丛)

ISBN 978-7-5473-0190-6

I. ①改… II. ①切…②刘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
-英国-现代 IV. 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9626 号

改变就是进步? ——切斯特顿随笔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55 千

印 张: 10.25 插页 2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190-6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被淡忘的大师

——切斯特顿(代译序)

吉尔伯特·基思·切斯特顿(Gilbert Keith Chesterton),何许人也?推理小说的读者可能熟悉他。对,此人正是英国著名系列侦探小说《布朗神父》的作者。切斯特顿笔下的这位牧师侦探,深谙人性,以心理推导破案。虽然与福尔摩斯的物证推理大异其趣,不过,其神奇与魅力也一样延续至今。

然而,令人惋惜的是,除了侦探小说家的身份以外,切斯特顿在我国一般读者中的知名度并不高。鲜有人知道他还是杰出的记者、诗人、剧作家、插画家、出版家、评论家、史学家、神学家、辩论家、思想家。切斯特顿不但涉猎甚广,而且思想深邃。在 20 世纪初的英国,他曾是与萧伯纳、威尔斯等人齐名的文坛大家。就连其“夙敌”萧伯纳也赞誉他为“天纵奇才”。后世更有奥登、格林、卡夫卡、海明威、马尔萨斯、博尔赫斯等名家对他推崇备至。然而,令人尴尬的是,切斯特顿身后并未享有应得的声名。这种相对的冷落,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所坚持的保守立场:切斯特顿并未参与肇始于 19 世纪后期的那场影响广泛且深远的现代主义运动;也因此,似乎更无衔接、启发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。但是,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思想与主张,譬如自由意志、公民权利、私有财产等,其实无一不是在承继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。而且,切斯特顿对现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,尤其是现代主义在思想界造成的混乱与失衡,却有颇为独特的分析、创想甚至准确的预言。另外,还有一派说法,认为切斯特顿虽然才华横溢、学识渊博,但是他将精力过多浪费在了专栏文章和无谓的辩论上。

然而，熟悉切斯特顿个性及风格的人都知道，他最擅长的便是在日常小事上见微知著、深入浅出。正如布朗神父一样，他敏锐的目光习惯投射在一支粉笔、一块奶酪、一根拐杖上。对于切斯特顿来说，细小的事物既是最合适的发言平台，也是他发现善恶美丑的显微镜。总之，这位“不合时宜”的文人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

吉尔伯特·基思·切斯特顿 1874 年 5 月 29 日出生于伦敦的肯辛顿区。幼年时期的他就已在文学、辩论等诸多方面崭露头角。中学毕业后，矢志成为插画家的切斯特顿进入了斯莱德美术学院，并同时在伦敦大学选修了文学课程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只好中途辍学，因此终生没有获得一纸大学文凭。1896 年，切斯特顿在伦敦的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。此后的六年中，他笔耕甚勤，频繁地向报章杂志投稿，文笔因此得到了很大的磨炼，想法与见解也日渐成熟。1902 年与 1905 年，切斯特顿又先后受邀为《每日新闻》、《伦敦新闻画报》撰写每周一次的专栏文章。其职业文人的漫长生涯就此拉开了帷幕。与他壮硕的身型一样——身高 1.93 米、体重 134 公斤——切斯特顿的创作也惊人地可观。据统计，他在三十多年的生涯中共写作了 80 多部专著、约 200 篇短篇小说、数百首诗歌、4 000 篇专栏文章及若干剧本。而且，如上所述，切斯特顿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，其创作涉及范围极其广泛。或许也正因如此，即便在他的祖国，至今仍未有《切斯特顿全集》出版面世。

切斯特顿出生、成长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和爱德华七世当政的时期。当时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已近百年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质变。机器生产全面替代了手工劳动，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，同时资本家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也空前激化。英国国内出现了各种变革的诉求和社会运动，譬如工会运动和妇女选举权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国力强盛的英国继续在海外殖民扩张，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完全巩固。与此同时，维多利亚时代推行的政策路线以及“英

国价值”也最终确立,并得到英国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。社会上,尤其在知识界,传统的宗教与道德价值遭到质疑、抨击、抛弃。代之而起的是工业革命衍生和展现的“科学、进步、未来”的价值取向。在这几十年当中,各种思潮风起云涌,有的甚至主宰了英国社会的发展,譬如进化论、帝国主义、种族主义、社会主义等。许多知识分子也都纷纷投入了现代主义和社会变革的运动当中。就以与切斯特顿同时代的人为例,吉卜林鼓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,萧伯纳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,威尔斯坚持唯物史观和国际主义。此外,还有很多文人赞同和鼓吹资本主义、怀疑主义、相对主义、科学主义、唯美主义等学说,不一而足。一言以蔽之,这是个急于“去魅”、凡事求新的大时代。

处在历史洪流与文人的喧嚣声之中,固守传统的切斯特顿无疑是相当孤立的。然而,他并未就此颓丧、缄默,因为他有雄辩的口才、辛辣的文笔,更因为他有独立的思想 and 坚强的信念。很快,切斯特顿就利用报纸的专栏,开始对各大阵营发起挑战和反攻。他协助胞弟西塞尔·切斯特顿创办《目击》,与好友希莱尔·贝洛克一起和萧伯纳、威尔斯、罗素等知识分子精英笔战、辩论。根据切斯特顿的分析,萧伯纳、威尔斯等人均属于“自由思想者”,即认同知识与理性至上,否认更高精神价值的存在。在他看来,值得讽刺的是,所谓的自由思想者恰恰因为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意志,才会弃绝核心的精神价值,在物质世界中盲目找寻真理。可以说,对“自由意志”的肯定与坚守正是切斯特顿所有思想与主张的根基,也是他抨击各种论调的主要火力点。

在《群蛙的喧嚣》一文中,切斯特顿承认他“毕生的任务就是抓苍蝇”,也就是与种种非人、无理的思想抗争到底。首先是以后期进化论及社会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决定论。切斯特顿认为,实证科学固然可以促进物质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,但却无法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。而且,他还在加尔文的宗教命定论与现代科学决定论之间找到

了相似之处：两者都否认和压抑个人自由意志，将人生的意义全部拱手让给了外在的力量。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优生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仅仅将人当作物质对待，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，是冰冷、非人的科学。他也一再痛斥记者为范德比、卡耐基、J. P. 摩根等富豪树碑立传，警告人们切勿陷入物质与“成功”崇拜的泥淖。切斯特顿始终十分推崇“普通人”与“常识”的价值。他认为，尊重普通人就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，就是尊重个人的选择；这也是保障公民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关键。同样，切斯特顿对新潮思想及现代科学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。他更强调“常识”的重要，其中包括精神信仰的坚持、传统道德的维护。切斯特顿认为，家庭是一切信仰与道德的核心，婚姻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，而对土地、家乡、国家的热爱则是人类生活的立足之本。也因此，他高度赞赏拿破仑的许多作为，而不只看到其暴虐、贪婪的一面（《拿破仑百年忌辰》）。切斯特顿有关“普通人”与“常识”的主张，尤其显著地表现在他的经济思想上。他和贝洛克都抨击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资本家的分配方式，并警告资本家与雇工经济地位的悬殊将导致国家逐渐蜕变为新型的“奴隶国”（《贝洛克的〈奴隶国〉》）。他们也不同意全部财产归由政府统一分配的公有制；认为私有财产一旦全被剥夺，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。秉持“普通人”与“常识”的精神，切斯特顿和贝洛克提出了第三条道路——分产主义，即人人享有一定的私有财产（如土地、生产工具等），个人之间通过自愿合作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共创与共享。

切斯特顿提倡的“自由意志”与“常识”，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表现。例如妇女问题，他认为贤妻良母才是女性的天职，是他所谓的“完整工作”。切斯特顿声明他并不歧视女性，并指出女权主义者鼓吹的所谓职业妇女，其实只是用了男性的眼光来看待女性，是将男性对成功、自我价值的诠释与标准套用在女性身上。在工业化社会当中，男性为了赚取工资，被迫与家人疏远、为资本家卖力，并因此不断

陷入物化与异化的陷阱。切斯特顿不希望女性重蹈覆辙,更不希望消费性家庭关系的出现。再比如,对于萧伯纳憧憬的“休闲国”及其他乌托邦社会,他也一语道破了其看似悠闲康乐、实则束缚人性的本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威尔斯等人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和国际联盟。此时他又指出,不了解各国特点、不热爱自己民族的所谓国际主义,最终只能成为列强欺凌小国的幌子、国际金融家扩大剥削的借口。事实上,切斯特顿始终十分支持爱尔兰的独立,也强烈反对大英帝国在两次布尔战争中侵略独立的小国。也正因为对“自由意志”和“常识”的坚持,加之直抵事物根源的思考深度,立场保守的切斯特顿反倒能不可思议地预见未来。譬如德国纳粹上台之前,他就在演讲中说普鲁士人积习未改,定会卷土重来:“德国侵犯波兰边境,世界大战就会再度爆发。”

如上所述,专栏文章因为精悍、直接、迅速、读者广泛的优点,成为切斯特顿发表意见、进行笔战的主要阵地。他先后为《每日新闻》、《目击》、《新目击》等报刊撰稿,此外还独立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《G. K. 周报》。这其中,尤以为《伦敦新闻画刊》撰写的“笔记”专栏成就最高。1905年,当时31岁的切斯特顿受邀为历史悠久的大报《伦敦新闻画刊》撰写专栏文章,每周一篇,稿酬7个英镑。或许连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,在此后的31年当中,也就是直到他谢世之际,他将为世人几乎无间断地奉献上1535篇高质量的短篇杂文。客观地说,这不啻为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。因为即使每天坚持写一篇,也要花四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。况且与此同时,切斯特顿并未懈怠;他还写作了大量的其他作品。不过,报社有言在先,作者务必在专栏中回避所有政治与宗教话题。切斯特顿虽然感觉困难,但还是将深刻的观察与思考,巧妙地融入到了机警、幽默的豆腐块文章当中。切斯特顿堪称全才型的大师,但他却很乐于将自己首先定位成新闻记者,一名“快乐的报人”。散文随笔最能直接展露作者的情思、感想与个

性。切斯特顿是好战、善辩的。在笔战中，他常常像王尔德一样，驱遣悖论这种矛盾修辞，并因此获得了“悖论王子”的美誉。与论敌萧伯纳相似，他也喜用反讽、归谬，直指事物的核心。与此同时，乐天、草根的他又带有狄更斯、史蒂文森的浪漫气息，有时甚至耽于天马行空的幻想。在浩瀚的 1 535 篇文章中选译近 80 篇佳作，绝非易事。本选集只是初步的尝试。倘若译文能照见原作者文笔与思想的一鳞半爪，便已是莫大的安慰。翻译文学就好比出国归来，要想将异地的美景全面、生动地再现，那肯定是译者自不量力。

译者

2009 年 9 月

目 录

被淡忘的大师——切斯特顿(代译序) / 1

穷人的“土”趣味 / 1

这世界不快乐吗? / 6

消逝的中产阶级 / 11

百万富翁与文字改革 / 16

报纸的谎言 / 19

体育与爱国 / 24

伦敦的市声 / 29

成功指南 / 32

童话的伦理 / 37

世界变小了吗? / 41

住院与监禁 / 45

科学的正反面 / 49

英国乡间的布尔乔亚文化 / 54

科学的精确 / 58

历史与启示 / 62

两种英国史 / 66

也谈忠诚 / 70

传统信仰与民主制度 / 73

2 改变就是进步？

- 传教士与中国 / 76
- 大沉船的启示 / 80
- 新祖先崇拜 / 84
- 文明与进步 / 88
- 快乐的意义 / 92
- 怪人画像 / 96
- 正义之战 / 100
- 新潮的心理分析学 / 104
- 自由与自主 / 108
- 反对电影 / 112
- 名存实亡 / 116
- 文明与人类的衰落 / 120
- 侦探小说的写作误区 / 123
- “五月花”与美国 / 126
- 通俗文学与通俗科学 / 131
- 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 / 135
- 拿破仑百年忌辰 / 139
- 组织与效率 / 143
- 贝洛克的《奴隶国》 / 147
- 英伦的美国化 / 151
- 历史教育 / 155
- 青年革命 / 159
- 误读中世纪 / 162
- 历史的浪漫 未来的浪漫 / 167

正视机器文明 / 171
资本主义与财产所有权 / 175
悠闲国与自由邦 / 179
渴望奴役 / 184
英国居士 / 188
比邻而居 / 191
心理学与人的意志 / 195
旁观的英国人 / 199
维新与进步 / 203
论新旧文明 / 208
厌“思”症 / 212
财富与权力 / 216
城区保护 / 220
旧词翻新 / 224
文艺复兴精神的终结 / 228
旅行的意义 / 232
职业妇女与家庭妇女 / 236
文化传统的遗失 / 240
唤醒原初的感动 / 244
思想与口号 / 248
个性与现代社会 / 251
完整教育和一半教育 / 255
识字不识字 / 258
论散文 / 262

4 改变就是进步？

改变就是进步？ / 266

恶俗的定义 / 270

职业教育观 / 273

无聊之乐 / 277

现代人的思想惰性 / 281

理想的侦探小说 / 285

老道理 新发现 / 289

“开口税” / 294

不神秘的东方 / 298

论巨型雕塑 / 302

变味的社会学 / 307

民主与工业社会 / 311

群蛇的喧嚣 / 314

穷人的“土”趣味^①

现实的政治每况愈下，越来越让人觉得无奈。因为对这个世界来说，现实政治实在过于现实了。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浪漫，无可救药。倘若完全遵照功利的原则，那么事情必定不会圆满。譬如现代社会哲学认为饰物、古玩、艺术品仅仅是生活的“添加物”，是人类拥有全部实用、理性的东西之后才出现的。然而事实恰好相反。其实，初民在发现衣物的功用之前，就已经在鼻子上戴起了饰品。人类最先只把衣服视为一种奢侈品，尔后才发觉它也是御寒蔽体的必需。可见，用作享受的奢侈品不但比生活必需品高贵，甚至还比一般必需品更加必需。

我曾见一位牧师，在某个较为贫穷的教区，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实验。他让穷人把家中所有的“珍藏”都拿出来展示。而且，如果有谁愿意出售，他还答应尽力帮他们卖个好价钱。仔细想来，牧师的这个倡议本身就兼具绝妙的讽刺与含义。他让家徒四壁的贫户拿出价值昂贵的宝贝，而他们也居然真的拿了出来。可以说，这就好比向吃不上面包的人要钻石，问饿着肚子的人家里藏有什么珍宝。然而，这位牧师到底是深谙人性的。不可思议的结果正如他所料。那些衣不蔽体的贫民居然都各自从家中拿出了宝物。而且，那些宝物不但具有研究价值，而且本身就很值钱。那都是些十分有趣的古董，有的甚至价值不菲。其中有几件更是独具一种超越实用与美观的特质，引得许多有钱人为之痴狂。比如说，有个妇人拿来一块锦缎，是用滑铁

① 1905年12月16日。

卢之战英法两军制服的布头拼补起来的。面对这样一块锦被，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其中蕴涵的诗意，体现那色彩交错之间奇异的和解。大革命的希望与饥饿，孤立无援的法兰西传奇，一代枭雄的狂傲不羁，征服者的荣辱得失，旷日持久的无聊抵抗，整个欧洲承受的最后痛楚，如撒旦一般的堕落——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在了贫穷老妇的被面上。每晚她都将那千百名英雄的徽帜盖在自己羸老的身体上。在她的锦缎上，两个敌国终于能够和平共处。我想，这条织锦应当系在旗杆上，每逢英法两国签署协约的欢庆场合，都要在爱德华国王与卢贝总统的面前冉冉升起。^① 这锦被才是真正的协约，尽管贫穷的主人并不知道它的价值。

其他展品也都具有这种奇妙的特点。某男子收藏了一根装满糖果的玻璃手杖。如果家里有孩子，那么握有这根手杖就等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宗教权柄。还有许多百姓拿出了年代久远的武器。有些甚至还有明确可考的历史渊源。譬如马尔伯勒公爵^②的靴子，我认为就是这样一件展品。这只靴子如何离开它的主人流落至此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可是一想到这位“布伦海姆征服者”清晰的头脑、理财的天赋以及张扬的个性——总之，从此公的为人作风来看，料想他当年很可能是卖了这只靴子，换得三个便士，就匆忙还乡去了。就在这个教区，还有人收藏了一幅《洪水方舟图》。因为画作极为古老，所以鉴赏家都直接称其为“无价之宝”。我不知道这幅画究竟创作于何时（也许是一挥而就的水彩画），但是有人要出天价收买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或许，画的主人历经很多次穷困潦倒，然而他终究没有去动过墙上的那幅画。在这次展览中，还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不过，我也都

① 1904年4月8日英法两国签署协约，宣布终止在海外殖民地的对立状态。协约正式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以及法国在摩洛哥的相关利益。[原注]

② 约翰·丘吉尔(1650~1722)，英国著名将领，首位马尔伯勒公爵。因为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大败法军，安妮女王专门为他建造了布伦海姆宫。

十分喜欢。有一头羊，肚子里塞满了动物的头、腿和其他器官。反正都是些农庄里生养的东西。可是淳朴的百姓并不害怕这种肢体的畸形，正如读书人对道德的畸形毫无畏惧一样。总之，上述所有展品都有个共同点：它们全是非常特别、非常有趣的东西。而且因为都是穷人的收藏，所以就更显出这一特点来。受过教育的阶级比较追求美丽，平民百姓则更关注趣味。譬如文人雅士多喜欢舞文弄墨，即美的表现。而市井小民则更关心家长里短、小道消息，即趣的表现。事物的趣味常独立于美而存在；而且与美相比，其重要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。我认识的某君一表人才，但却是个极其无趣的人。“趣”与“美”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影响到宗教、道德以及生活观的诸多方面。生存往往并不美丽，可是只要我们还过着人的生活，那它就永远充满着乐趣。我们栖居的这个奇妙人间，套用书评的话来说，总是“寓教于乐”。再聪明的智者，一旦不能从生活中汲取教训的话，黑暗时刻便会马上来临。而勇者却总能从生活中获得乐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热爱生活，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珍惜。那便是人生的乐趣，就像那根玻璃手杖。因为宇宙就如同玻璃手杖：至少它是独一无二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真正保护传统的其实正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。因为他们对所谓的美并无兴趣；他们追求的只是人生的乐趣。穷人比一般的士绅阶级占有很大的优势：（和极少数的富人一样）他们从来不为流行时尚所动；他们只保守独特而不同于流俗的东西。穷人收藏古典大师的作品，是因为爱它们的古雅，而不是追逐复古的时髦。穷人坚守古风旧礼，期待有一天它能够翻覆为新。一个人落后时代十年，他离复古时代的到来就比别人提早了十年。你去上述的那个贫民教区，走进穷苦人家，找到一幅极为古老的《洪水方舟图》。这张画正日渐变得陈旧而黯淡，距离喧嚣的时代也越加遥远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你再去同一教区，拜访普通的士绅

之家。你会发现——发现什么？不是一幅陈旧珍贵的古画，而是一幅流行画（甚至可能只是一张暗黄或灰绿的复制照片），一件平庸的作品。无论其技艺如何精湛、趣味如何入时，但其实它每秒钟都在贬值。藏家总是不惜重金想要收罗时下最好的作品。而一个时期最好的艺术品往往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。这些士绅生怕落后于时代，也就是说，不敢独立于时代的潮流之外。在这些所谓的书香门第里，你总能看见伯恩-琼斯的《金色楼梯》和 G. F. 沃茨《希望》的复制品，但永远找不到“洪水方舟图”这样的“无价之宝”。要找这样的宝贝，你只有去某些富豪的宅第——或者贫民的家里。

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绝不会收藏装满糖果的玻璃手杖。也许赶上流行，他们也会买上一根。可是，就怕还没等流行退烧，他们就早已吃完了里面的糖果。上层中产阶级欠缺那种单纯的心态。所以，即便像滑铁卢锦缎这样的宝物，他们也不会去收藏。“皇家民兵连”的一条子弹夹，他们会视为神物。可是，拿破仑最后一役中那些沾满烈士鲜血的军服，他们反倒不屑一顾。一位已故公爵的靴子，上层中产阶级才懒得收藏呢。但是现在有公爵要人舔他的靴子，他们肯定愿意效劳。时髦人士对于当下流行的东西总是毫无招架之力。我们也许可以突袭这些人的住处，检查他们的家藏，再拿来和那位牧师收集的展品作个比较。我绝不相信两者会显示相似的趣味。也许这样一场突袭会暴露上流阶级自命不凡的独特品位。但其实，所谓的独特也不过是他们那个阶级的流俗。标新立异的诗文其实非常平庸；独家的珍藏也不觉得罕见。至于独具品位的墙板和壁纸，更是家家户户如出一辙。这些人谁也没有气魄，敢在家里收藏“不雅”的东西，比如一根塞满糖果的玻璃手杖。那种宝物只有在寻常百姓家里才找得到：正因为不雅，所以才永远那么有趣。说起平民生活的乐趣，恐怕没有人比狄更斯理解得更深、更透。它的坚忍与放纵，它的不屈不挠，它的喜庆热闹，它混乱而善良的处世之